

中美合作抗日秘錄(五)

費雲文

中共猖獗陰謀武裝

太平洋戰爭，自民國卅四年（一九四五）美軍取得海空絕對優勢進攻沖繩，以及我國擊退進犯湘西的日軍以後，最後的勝利祇是時間的問題。中國爲了抵抗強敵日本的侵略，保衛國家的領土主權，八年來所付出的犧牲代價和所忍受的艱難困苦，已經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境界。而美國友人對我們的合作援助，和爲打擊共同敵人所作的並肩作戰的努力，無論是精神或物質方面，其規模的宏大和無需索補償的誠意，也是中國歷史上所罕見的事實。當勝利在望之時，中國人民莫不憧憬着勝利以後，將是一個獨立自主不再遭受輕侮侵略的國家，將可以恢復正常生活而享受和平、愉快和幸福。

可是，另一個比日本軍國侵略主義更狠毒險詐的中美共同敵人——共產主義和中共黨徒，却在一連串「進步」、「民主」的偽裝欺騙下，掩蓋了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們的耳目；許多違反國家統一和破壞抗戰的事實，均在其巧妙的宣傳下，被別人同情，甚至曲解爲是種「改革」。

因此，當勝利來臨的前夕，這種已成爲中國命運最嚴重威脅但尙不被大眾所洞察的危機，却有如和勝利競賽般的，勝利愈接近，危機愈加深愈表面化，而使勝利前後的中國情勢，陷於另一個新的複雜而混亂的局面。

抗日戰爭爆發後，政府在團結全民，共赴國難的前提下，准許中共參加抗戰陣營；中共黨徒於民國廿六年（一九三七）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宣言，向政府提出四項諾言：「1. 擔任抗日前線職責；2. 取消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力；3. 取消蘇維埃政府；4. 願爲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。」於是原來用以反抗政府和殘害人民的「紅軍」，被改編爲國軍第八路軍；原來的「蘇維埃」共黨政權，也改爲國家的「陝甘寧邊區政府」。共產黨徒和軍隊，由原來的匪寇身份改變成爲全國所公認的國軍戰鬥序列以後，却並未真的爲抗禦日本的侵略而努力奮鬥；反而乘機坐大，爲貫徹其破壞抗戰顛覆國家，奪取政權的陰謀而努力。當「第八路軍」由陝北出發開赴山西戰場之時，毛澤東却向他的部隊宣佈其策略爲：「七分發展自己，二分應付國民黨，一分抗日」，並規定分三

個階段實施：即「由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，而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與之相持，到深入華中腹地建立根據地，向國民黨反攻」！

因此，整個抗戰期間，政府係以精誠爲國共禦外侮的立場對待中共黨徒和其軍隊；而中共黨徒和其軍隊却努力從事發展壯大自己，把國民黨和中央政府當爲真正敵人，從各方面加以分化打擊；甚至想促成政府戰敗垮臺，好抄襲俄國革命的老路，由其共產政權出面代表中國要日本媾和。雖然蔣委員長顧全大局，一再命令全國軍隊和各級政府盡量忍讓，避免和共黨軍隊衝突；但共黨軍隊仍然得寸進尺的半明半暗的進行他的「不打日敵，專襲擊地方國軍和力量較爲單弱的國軍，以壯大自己」的土匪勾當（其中最顯著的如在前線作戰的國軍九十七軍朱懷冰部、山東省主席沈鴻烈部、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部，均曾遭其襲擊。當民國卅四年（一九四五）日本失敗已成定局之時，他們已經擁有一支六十五萬人的軍隊，控制了華北大部份土地，和一些鐵路交通，以及日軍所佔領的城市。爲了「深入華中腹地，建立根據地，向國民黨反攻」；爲了在日本投降後，搶

先佔領重要地區尤其是京滬地區，以便爭取此後在中國政局上「和平談判」的有利地位，他們竭盡全力的向長江流域一帶滲透活動。一面派人與汪偽政權的偽軍接洽，聯成「聯合陣線」，反對中央政府；一面陰謀以武裝力量，消滅中美所新訓練裝備的游擊隊別動軍和忠救軍，奪取美式武器。

日本廣播無條件投降後，中國的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曾通電日軍和偽軍將領，各守原有陣地，祇對國軍投降；並訓令第十八集團軍（即中共軍第八路軍的擴編）總司令朱德，嚴令所部仍留原陣地，聽候後命。可是朱德悍不遵從，而命令所部，儘可能用一切手段搶先佔領要地，破壞交通，收繳日軍武器；而接近蒙疆東北的蘇俄，更推波助瀾的暗中予以支持協助。

日偽徬徨中共吸收

汪逆偽政權所統轄的偽軍，散佈各處，總數相近八十萬人，一向受日軍的羽翼和監督指揮。當美軍參戰，日軍失敗逐漸顯露之時，偽軍相當動搖惶恐，紛紛爲他們今後的出路和安全保障而焦急徘徊。中共黨徒窺破其弱點，曾經派人和偽軍掌握財經軍政大權的周佛海接洽，慫恿他領導偽軍和中共結成「聯合陣線」，而推戴他爲以中共爲主腦的偽「人民政府」的「東南民主聯軍總司令」。

日軍方面，上海的部份激烈份子，在戰爭將告結束的前夕，曾師法日軍從馬尼拉撤退前的故智，擬具了一項毀滅大上海的計畫，準備在撤出

上海前，毀滅此一中國第一大城以洩憤！

民國卅四年（一九四五）八月十日，日本廣播接受波次坦宣言，準備向盟國無條件投降後，在中國的日軍認爲向中國屈服繳械，殊不甘心；其「派遣軍總司令」岡村寧次，曾於是月十二日兩度密電東京反對，情緒非常激動，電文說：

「幾百萬的陸軍，未行決戰，即告投降，如此恥辱，在世界戰史上，尙無前例。派遣軍八年以來，連戰連勝，即有一分隊的玉碎，也必儘可能破壞兵器，不落敵手。現在百萬精銳，仍然健在，若以其向中國軍無條件投降，無論如何，不能服從。」

十五日，日皇親自廣播，並向所有陸海軍部隊，發佈停戰命令。在中國的日軍雖然以「承認必謹」的態度，作投降的準備；但百萬以上散處各地的軍隊，若干激烈份子難保無不受約束鉅而走險的行動。何況各地的治安，已經因爲中共軍的到處破壞交通幹線，強制接收日軍據守城市，解除日軍小部隊的武裝而擾亂；使得日軍對在華二百萬將士與僑民的生命安全感到憂慮。於是，岡村寧次命令所屬，祇接受蔣委員長統帥系統的命令，向指定的部隊繳械；其餘一律拒絕，對非法擾亂治安的，可行使自衛武力。可是，當時國軍的主力部隊大都駐在丘陵地帶，距離交通幹線和各大城市較遠；加以中國地區的廣闊，無論在時間和交通上都有緩不濟急的現象。同時，中共的江南新四軍和間諜，也在上海勾結日軍中的激烈份子，組成擁有六百人的地下特種組織，專從事反對和平反對政府還都的陰謀活動。

反共防諜任務艱鉅

勝利前後的局面，如此的複雜混亂，爲了確保中美雙方並肩作戰四年的勝利果實；爲了挽救中華民族因勝利的迅速來到而產生的新危機，戴先生的軍統局，以及「中美所」所編訓的游擊隊，最迫切的任務是：

1. 儘可能策動數十萬偽軍效忠中央政府，不讓他們被共軍誘惑，結成「聯合陣線」，而確保東南半壁，迎接政府還都。

2. 儘可能保衛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的安全，不遭受任何破壞和毀滅（包括日軍和中共的計劃毀滅）以穩定陷區的經濟和人心。

3. 儘可能在國軍未能到達之先，進入華東和華中各大城市，維護當地的治安秩序，靜待國軍受降代表的來臨，防止共軍的乘虛竊據。

此種任務，當然非常艱鉅；但戴先生未雨綢繆的充份準備和臨機應變的迅速行動，以及「中美所」與軍統局的密切配合，在東南地區着着制先，才擊破了共軍搶先劫收京滬杭的陰謀，掌握了東南方面的局勢，保持安定的治安秩序，穩定社會的經濟金融。

粉碎共軍擴建企圖

共軍爲了壯大他自己的力量，不擇手段，因此此在勝利的前一年，即對「中美所」新編訓練裝備的游擊隊實施其「以大吃小」和「攻其不備」的戰術，企圖奪取美式新裝備。

當時，在華的美軍總部，是以「君子之心」

外 中 誌 雜

把共軍當爲「盟友」看待的，所以命令所屬不可支持中國內部的「兄弟鬩牆之戰」，如受共軍攻擊，可以退避到臨近的機場，準備撤退。「忠救軍」和「別働軍」也接到命令，避免與共軍發生衝突。

可是，共軍並不因「中美所」的「禮讓」而改變其偷襲兼併的立場；因此在河南的「別働軍」第六縱隊的一個分遣隊，在與日軍交戰的途中，遭受了共軍的伏擊而全軍覆沒。

在東南，共軍也經常由長江北岸滲入南岸，偷襲「忠救軍」，配合惡意的宣傳，企圖造成一種趨勢，迫使「忠救軍」在不堪擾亂和「輿論」指摘下，自動撤出京滬杭三角地區，而由他們來和可能登陸東南的美軍取得聯繫，當時潛伏在上海西南的「中美所」的美方情報人員詹恩上尉，感到事態非常嚴重，曾經向梅樂斯副主任提出報告說：「在此地區所有效忠國家的中國部隊所進行的戰鬥，都是自衛性的。共軍很明顯的完全是侵略部隊，他們的活動，極大的搗亂了本單位的工作」。「共軍使用俄製的七點六二輕重機槍，和IOT MGS全部俄製步槍子彈；他們從殺死的忠救軍官兵手中奪去八十四件武器，他們計劃殺害中美所的美方人員，甚至離醫院的工作人員也不例外」。

因此，梅樂斯副主任以兼任駐華海軍團司令的身份，下令「中美所」的人員，他們可以遵照國際公認的「熱追」原則去做，如果遭受任何人攻擊即應加以反擊追擊，將其俘獲或消滅。如遇日軍或其他武力出面阻撓，即對其作戰。

戴先生也訓示所屬，應以新的任務爲重，對共軍的蠢動陰謀，不再避讓，而應加以有效的防止堵擊。

修水之戰逐退共軍

湘鄂贛邊區，爲共匪在民國廿年以後最早的巢穴，赤化也最厲害。共匪既以「深入華中，建立根據地，截斷長江向國民黨反攻」爲策略，所以常想重回老巢，建立新基地，相機阻斷長江，進窺京滬。因此戴先生在建立「湘鄂贛邊區」時，即指示區長唐新，該區的任務，除了打擊日偽以外，還要防範中共乘戰亂之機，滲回老巢根據地。

民國卅三年（一九四四）冬，由於日軍積極從事打通大陸路線的攻勢，平漢、桂、柳等處持續大戰；駐防湘鄂贛邊區的國軍，大都調往粵漢鐵路附近增援，僅留卅集團軍一個軍，駐在江西的萍鄉和湖南的醴陵一帶警戒，其餘大都爲地方部隊和游擊隊，力量單薄而分散。在中美合作的江西修水基地，僅有卅四師的一個營和自衛隊兩個中隊。因此，共軍乘機南下窺伺，於是年十一月，由延安附近抽調勁旅一萬五千人，交悍酋八路軍二〇師賀龍部三五九旅旅長王震率領，踏冰渡河，日夜急馳到湖北的黃陂大悟山，和李先念、張體學、張學詩等共酋密商配合，分股渡江窺擾，而以重建湘鄂贛基地爲目標，所到之處，地方團隊均遭擊敗，聲勢頗大；對所俘官員，也不殺害，僅誘惑其參加共黨組織。實欲兼蓄坐大，預伏力量，配合其秘密組織「解放委員會」

，於將來日軍撤退時，搶先佔領要地，造成既成事實，阻撓中央政府順利復員。但對中美合作的「湘鄂贛邊區」的組織力量，却必徹底消滅而甘心。

當王震的共軍竄抵修水時，中美合作主辦的梁塘訓練班第二期學生剛畢業，待命出發，爲惟一可用的兵力，寡衆不敵，且無作戰經驗，而梁塘存儲重要器材達百萬磅，一時也無法轉移，不能留以資匪，情勢險惡，當地軍政首要，以及部份美籍官士，主張撤退轉移，暫避其鋒，唐區長以其既有目的而來，我退則彼追，終將退無可退；而區部如日在播遷之中，全盤工作任務，也必然大受影響。於是決定駐守，一面將重要物資，盡可能埋藏，必要時予以破壞；一面構築陣地，集合地方自衛團隊和留守修水的國軍，合力防禦，美員也在風雨中野宿警戒。

共軍以萬人之衆，圍攻修水八日，我軍武器犀利，輒挫其前鋒，共軍爲保存實力，不敢過分攻堅；九日，國軍卅集團軍總司令王陵基，率部由宜春來援，始轉危爲安。然而王部僅七十二軍一個軍，久經戰陣消耗，實無力將共軍擊潰或驅回江北，其他部隊，統御節制，問題複雜。於是，唐區長急電戴先生報請蔣委員長，加重王部實權，指揮三省邊區部隊，防範堵截。

共軍攻修水不逞，却以其野戰流竄特長，專打擊唐部所屬「湘鄂贛行動總隊」第一支隊周挽瀾部，企圖搶奪美式新武器，窮追猛打。我部與共軍週旋於冰天雪地中達四十日之久，隨軍美員狄奈負傷；但終因我軍士氣旺盛，武器精良，未

管敗績，反而俘獲其連指導員數人，搜出其陰謀叛國文件多種。

王陵基獲得三省邊區部隊的指揮權以後，唐區長與其密切合作，與王震共軍大小廿一戰，將其驅回江北，回竄陝北。

另一方面，當共軍南下之先，曾密派特務人員多人偽裝愛國青年，來梁塘班受訓，蒐集情報，相機暗施挑撥分化的伎倆，也被唐區長清查破獲。根據共諜周惠民等供詞，知有同黨賈永康其人，在贛北一帶極具號召力。惟經查明賈已秘密自首，乃密予聯絡，任爲運用人員，共軍渡江後，即成立「邊區解放委員會」，以賈爲副主任委員，儘量發展地方組織。賈乃以虛實密報，對驅匪回竄頗有助力。共軍撤退後，所遺留下的潛伏組織，潛藏的武器，也因賈的密報而一律被我肅清。

浙西之戰中共喪膽

民國卅四年（一九四五）一月，共黨爲徹底解決「忠救軍」，特集結蘇北魯南一帶的共軍，公然南渡長江，經金壇丹陽、溧水區的茅山，會合原已滲透江南的軍隊，共廿九個團的兵力，由粟裕率領，窺犯浙皖邊區，包圍「忠救軍」，當時「忠救軍」正防守安徽廣德和浙江孝豐之間的犁壁山、牛頭山、瓜嶺之線，右翼爲國軍第廿八軍。

一月廿九日，共軍以王必成和陶勇兩個縱隊由北而南分兩路向「忠救軍」第二縱隊余萬選部和國軍廿八軍的六十二師發動攻擊，由於第二縱

隊的英勇作戰和「忠救軍」副總指揮王春暉的率部增援；共軍雖然連續攻擊廿餘日，運用人海戰術，忍受慘重傷亡，仍未得逞。二月三日，共軍主力陸續到達，改向東南右翼國軍廿八軍的六十二師猛攻，激戰三日，六十二師頗有傷亡，陣地被突破；共軍乘勢沿八卦山直向第二縱隊的後方虎嶺關攻擊佔領。第二縱隊因形勢不利，乃奉令撤退王村、松坑，繼續防守，是役共軍死傷極重（內有支隊司令員二人，事後僅在丁嶺東側，即發現有四個埋葬共軍屍體的千人坑）。

共軍攻佔犁壁山、牛頭山、葉塢橋、虎嶺關、八卦山等地後，休息整補，二月十日，陳毅率生力軍趕到，將重興攻勢。我爲先發制人，「忠救軍」乃奉命會同國軍五十軍和廿八軍（忠救軍爲中央軍，五十軍左翼，廿八軍右翼）發動防禦攻勢，希望驅退來犯的共軍，恢復原有防地。「忠救軍」以一二兩縱隊展開攻勢，而調在桐廬的第三縱隊趕赴杭杆爲預備隊並鞏固一二兩縱隊的後路。第一縱隊進攻東面的虎嶺關和八卦山；第二縱隊進攻西南的牛頭山和犁壁山。十五日攻擊開始，大出共軍意外，二縱隊迅即攻佔牛頭山；但因攻進虎嶺關的第一縱隊於當夜遭共軍逆襲，被迫後撤，以及左翼五十軍未能準時配合出擊，右翼的廿八軍第五十二師和一九二師被共軍攻擊而撤出湯口，以致形成孤軍深入，被共軍圍攻，情勢危急。十六日夜，始得自七峪圩方面突圍，撤退松坑和王村附近整補。

第三縱隊自桐廬兼程趕達杭杆，稍事休息，次日（十六）共軍即壓迫已退的第一縱隊由虎嶺

關以南的大王坑直指杭杆主陣地，聲勢極盛。幸賴一三兩縱隊憑有利地形，竭力支撐，始將來犯共軍拘束於陣前，未被突破。但此後共軍每於黃昏和拂曉之際，必使用人海戰術，分波攻擊，異常凶猛；我軍奮勇抵抗，不稍屈服。激戰到十八日十九時，共軍一般約二百人，沿我左翼的狹坑潛入，企圖偷襲我軍側背；被第三縱隊指揮官鮑步超窺破狡謀，命所部一個大隊嚴密戒備，待其進入我軍有效射程之時，以新式武器的熾熾火力迎頭痛擊，斃六十餘人，傷四十餘人，餘皆狼狽回竄。

十九日晨，共軍發動全面攻勢，罔顧人道，強迫當地民衆，赤手空拳，在攻擊部隊先頭，向我軍猛撲，戰況慘烈；第二縱隊休整完畢，急向共軍側翼發動逆襲，緩和其瘋狂攻勢。激戰到廿日拂曉，共軍死傷已達三千人，自知難以達成其「一舉殲滅忠救軍」的目的；乃流竄天目山，準備建立新基地，繼續發展，進而控制京滬杭三角地帶。

我第三戰區長官部以共軍一再違抗命令，不打破敵軍，專襲國軍，對抗戰陣營爲害極大；乃由駐節淳安的副長官上官雲相，指揮第廿三集團軍、蘇浙皖邊區司令部、第八十八軍以及忠義救國軍，驅逐盤據天目山區的共軍。民國卅四年（一九四五）四月上旬，「忠救軍」奉命於孝豐以西的扁擔嶺、統里、章村和孔夫關之線佔領陣地，向東南方的天目山區防禦，阻止共軍可能向西北方向的流竄，以便利正面國軍主力由南向北的攻擊。當以第一縱隊在左，擔任扁擔嶺和統里地區的守備；第二縱隊在右，擔任章村和孔夫關地區

外 雜 誌

的守備；第三縱隊控制於楊家村為預備隊。五月上旬，共軍先以兩支隊的兵力向我防守扁擔嶺的陽旭初部作試探攻擊，激戰一晝夜，陣地無恙。當時共軍據守天目山區的尙約一萬五千人，由王必成統率（陳毅、粟裕已再回竄蘇北），以其佔據地形要點，瞰制浙皖邊區形勢。我國軍由南向

北的主力攻擊，極為艱難。十七日，「忠救軍」奉命在共軍側後轉守為攻，以為呼應；控制為預備隊的第三縱隊，當即以奇襲的方式，冒險秘密潛往共軍側背西天目山麓的杉樹塘，沿斷絕地帶登而上，披荆斬棘，直搗共軍腹地，攻毀其指揮部，重傷重要首領江渭清，斃傷約二百人。共軍

遭此奇襲，大出意外，於是秩序大亂，軍心動搖；國軍主攻部隊乘勢猛攻，終將共軍擊潰，收復天目山區。自此以後，在東南流竄的殘餘共軍對「忠救軍」非常畏懼，到處迴避與「忠救軍」接觸，始終無法建立和鞏固新基地，也未能對我反攻收京的計劃形成大的障礙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 文 史 論 叢 全 一 冊

謝 康 教 授 著
定價新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，析論中外文學家、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、事功及掌故軼事，深入淺出，字字珠璣，要目有：「評譚嗣同仁學」「新人文觀念與生活的覺解」「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」「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」「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」「略談英、法、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」「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」「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」「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」「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」「俄國兩文豪的絕交」「再論文學史的方法」「論諸葛亮」「屈原底追念」「秦始皇論」「談謝靈運」「論關羽」「韓愈論」「柳宗元論」「岳飛」「曾國藩論」「談彭玉麟」「李香君」「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」「晚清嶺南學流及其影響」「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」。全書五百餘頁，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大專 用書
最新應用文
邵 健 行 著
定價壹佰伍拾元
郵撥 14044 號中外雜誌社

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。書信種類、結構、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。便條。名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、題辭。啓事。廣告……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。王成聖教授作序。定價壹佰伍拾元。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。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